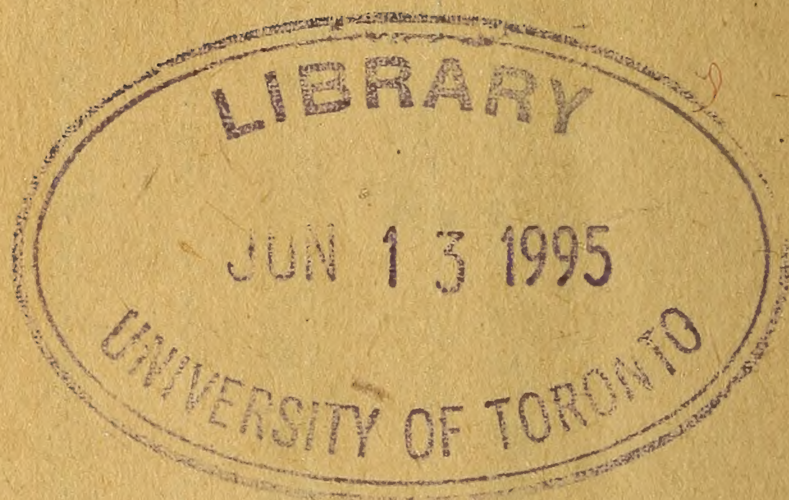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

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台謀卡耶

庫普林著
仲持譯

風平息了。我們在大海中過夜。這地方離岸約有三十俄里。兩桅的船懶懶的左右擺蕩。白帆篷孤另另的高懸着。

白霧包圍了我們的船。星兒咧，天空咧，海咧，夜咧，一切都看不見。我們也找不到一點火光。

綏特亞勃雷——年老，赤足，遍身泥污的船主，——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我十分相信那個故事是眞的。他的口音低微而且莊重。因爲夜是這般希奇的沈默，因爲看不出的海，沈睡在我們脚下，所以我相信他的故事是眞的。

我們的船，被霧包圍著，緩緩的撐進濃白的雲中。

*　　*　　*　　*　　*

他名叫做台謀卡耶，意義是『鐵石』他得了這名字，只因爲他不知憐憫，不知羞恥，又不知恐懼。

他的一夥強盜，在司坦鮑耳鄰近，在綏薩來聖地，在馬綏唐尼山間，在保加利亞肥沃的草原，很是活動。

他自己曾經殺過九十九個人，其中有女人，老年人，也有小孩子。

一日，巴地寫大軍——上帝保佑他呵！——在山中圍困了他。台謀卡耶竭力保衞自己，足有三天，像一隻狼被一羣狗困迫一般。第四日早晨，他殺出血路，便隻身逃走了。他的一部分盜夥死在陣間，別的也在司坦鮑爾圓塲上給劊子手絞死了。

台謀卡耶受了重傷之後，躺在幽僻的山洞裏火爐的旁邊，他在洞中，和山間的匪徒一同避匿着。到了夜半，一個喧赫的天使，帶着一把火焰般紅的刀，在他面前

出現。台謀卡耶認得他是亞士盧耳，天上差來的死神的使者。他便說道：

『讓上帝的意志成全了罷。我已預備好了。』

可是天使說：『不，台謀卡耶你的時辰還沒到哩。現在聽着上帝的意志罷。如果你要從垂死中復生，快從地下掘起你的財寶，換了金子，然後朝東走去，一直走去，等你到了七路相逢的地方。你在那裏造一所房子，設着寬大風涼的房間，設着軟椅，設着清潔的噴泉，設備一塊地方，給行人用膳，喝甘香的咖啡，疲倦時候休憩休憩。你請他們進你家裏，凡過路的都請進來，你便當作奴隸一般的服事他們。讓你的家當作他們的家，讓你的金錢當作他們的金錢，讓你的勞工用在他們身上。這麼一來，上帝赦你的大罪，赦你殺害他兒孫的罪的那時候，就會到來了。』

『但是上帝要給我什麼記號，表示我的罪惡已經赦免了呢？』

天使答道：『從你身旁生着火的火爐裏，抽出一枝燒過有灰的木頭，把他插在地上。當那枝死木生起樹皮，快要開花的時候，你得赦的時辰就到來了。』

二十年過去了。從約大到斯謀拉那條路上，七路交叉的地方，那戶人家的名聲，傳遍了塞耳且的國土。乞丐從那家出來，袋裏帶着盧布去了，飢餓的吃個飽去了，疲倦的休息過去了，受傷的醫治好去了。

有二十年，有二十長年，台謀卡耶每晚轉過眼注視插在天井裏地上的那段奇異的木頭，可是木頭依舊是黑而且枯。於是台謀卡耶的那副鷹眼漸漸木呆，頭上的髮變成天使的翅一般白了。

却是一日早晨，天色很早，他聽得路上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響，看見一個騎士向他趕來。台謀卡耶奔近他，牽住馬韁，便向騎士請求道：『我的弟兄，你可要到我家裏進去麼？跨了進去，用水洗個臉，吃喝些東西，提提你的氣力，吸些甘美的煙，甜甜你的嘴。』

但那行人怒喝道：『放我去，老頭子，放我去。』

他一口唾去，中了台謀卡耶的臉，又用了鞭柄，打他的頭，隨即策馬去了。

那時強盜的傲血，在台謀卡耶的心中，沸了起來。他從地上拾起一塊巨石，向那騎士拋去，破了他的頭。那騎士便倒在塵埃的路上。

台謀卡耶心中懼怕，奔到他身旁，悲戚的說道：『我的弟兄，我殺了你了。』

但那垂死的人答道：

『殺我的不是你，是上帝的手。聽我說罷！我們地方的都督是個殘暴貪婪不正的人。我的朋友們密謀着要刺殺他。但我的心給重賞蒙惑了。我要洩漏他們的陰謀，可是正當我趕去告密的時候，你却拿石頭敲來，阻止了我。這是上帝的意思呵！再會。』

台謀卡耶回到家裏，心中悲傷的很。那個道德和悔恨的梯子，他曾經很忍耐的緣了二十年，在那個夏天的早晨，竟然折斷，倒在地上了。

他絕望的重復轉過眼望那常常注目的所在，一片烏焦的木頭。看呵！一樁奇蹟！正對他的眼，那枝死樹活了起來，滿生了綠芽。一會兒全然開花了，芬芳的葉間綴

着淡黃色的花。

台謀卡耶跪下來，喜得哭了。他方纔知道偉大仁慈的上帝，在他不可說的智慧中，已經赦了他殺害九十九個無辜的人的罪，因爲他殺死了一個奸徒。

藍沙勒司

安得列夫著
明心譯

一

自從藍沙勒司受了那奇怪的死的束縛三日三夜以後，他從墳裏出來，復活了回到家裏，過了好久，人家纔發覺了他的惡性，以後他的名字竟令人聽了害怕。他的朋友和親人見他復活了都極高興。他們很柔和的伺候他，極熱忱的照顧他，小小心心的替他張羅飲食，製備衣服。他們在極高希望和笑聲極濃之中把他裝扮得極華麗，他身上穿得像個新郎一樣。現在又和他們坐在一桌了，他又吃了，他又

喝了，他們喜極而涕，招呼那些鄰舍們，大家來看這死而復蘇的奇蹟。

那批鄰舍來後，也都感動歡欣。遠處的城鎮和鄉村中的人都聞風趕來，拜這奇蹟。他們亂哄哄的贊嘆，繞着馬來和馬薩的房子嗡嗡不息像無數蜜蜂。

在藍沙勒司面上所有的新樣子，他們都不以爲奇，說那是大病和這次大災的遺跡罷了。他死了這許久身子不曾壞，顯然是有神力保護着的，可是這保護却不曾完備；面上身上還留着死相，很像美術家雕刻而未完工的石像隔着一層薄玻璃時所見的模樣。他的印堂上，眼眶下，還有面頰凹中，都有一層土色的厚青色。他的手指也是青的，指甲在墳裏長的長了，指甲下面的青色又轉成鉛色。他的身上，嘴唇上，皮膚上，東一處，西一處，在墓裏水腫了，都曾裂開，留有紅而且亮的裂紋，像塗着一層薄透明的泥土一樣，幷且他已生的十二分魁偉了。他的身體腫的可怕，還發生一種濕霉的腐屍臭。但是這死屍的濃氣味是附着在他的衣服上的，（嗅去好像就在他的身上）不久就消散了，身上的紅色裂紋雖不完全消滅，也平些

了。這就是藍沙勒司第二次到人世間的形狀。只有那親見藍沙勒司入殮的人以爲沒甚古怪。

不但是藍沙勒司的面容，就是他的性情，雖然衆人沒有吃驚，也沒有引起衆人的注意，看來也變了樣了。當藍沙勒司未死之前，他是個疏忽大意的快樂人，他喜歡笑，喜歡作無傷於事的戲謔。因爲他性情好快活而且心平氣和，不做卑鄙曖昧的事，所以主這樣愛他。現在他變的極沉靜嚴肅了；他自己既不戲謔，也不笑人家的戲謔；他偶然說幾句話，都是極簡單，極平常，和必需的幾個字——那所說的幾個字也都是缺乏意義深淺，差不多和動物表示苦樂飢渴的發聲一樣。這一類的話，便說了一世，不會有人懂得其人心中的憂樂的呀。

藍沙勒司就這樣的坐在筵席上，在他的朋友親人之中——他戴着那副死屍的面相，這死屍在黑暗中受死的管轄已有三天了，他一身的衣服華麗，閃着金光，血紅和紫光；他的容貌嚴肅而沉靜。他已極可怕的變了相了，他已是很古怪的了，

可是還不會被人發覺。這宴會繞着他開下去，衆人一陣一陣的讚嘆，時而溫和，時而風起雲湧。親熱的愛的眼光都射在他的臉上，可是那臉還是嚴肅冷淡；朋友溫熱的手撫摩他的青色僵手。音樂大吹大擂的弄起快活的音調，雜着鼓，笛，箏，簫的聲音。差不多像一羣蜜蜂嗡嗡的，一羣蝗蟲營營的，一羣春鳥宛轉歌啼，圍着馬來和馬薩的快樂家庭。

二

忽然有一個人揭穿了這層黑幕。他只說了一句話，就突然把這平靜的歡樂打破了，把這極醜惡的眞相暴露了。他心裏原沒有什麼淸楚的思想，不過是嘻皮笑臉的問道：『藍沙勒司，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那邊」是怎樣一個地方？』衆人聽了這問題都噤住了，一聲不發。他們現在方纔記起藍沙勒司曾死了三天；他們滿心好奇，等他回答。但是藍沙勒司一聲不發。

那發問的人覺得詫異，他又問道：『你不願告訴我們麼？「那邊」果眞是非常可怕的麼？』

他這句話又是口不由心的問出來的。若是他略從心上轉一轉，就決不會問這話，因爲就在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心裏也有些懼怕，早在那裏悸了。大家都不安靜起來；他們都急急的要聽藍沙勒司怎樣說。可是他還是一言不發，嚴而冷，眼睛看着地下。到了這時候，大家纔好像是初次發見，看到了他那可怕的靑臉和那討厭的腫胖身子了。桌子上面，放着他的手，這手像藍沙勒司已經忘了似的，大家的眼光都釘着他，好像他們所盼望的答案就在這隻手上。音樂仍舊鬧着；不久也停了，那快樂的音調漸漸的寂滅，像破碎的煤火被水澆滅了一般。那笛聲啞了，那鼓聲默了，那箏聲喃喃的，好像他的弦已是斷了，好像這歌曲的自身奄奄欲絕，那簫回了一聲斷續抖顫的聲響，然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噲，你不願講麼？』那問的人又覆了一遍，他自己禁不住要多嘴。可是馬上又

寂靜無聲了，鉛青色的手依舊放在桌上沒有移動。那手微微的動了，這一羣人歎了口氣，定一定神，把眼光抬起來。却看見這死而復蘇的藍沙勒司的一雙眼光正射着他們目光一瞬什麼人都射到了，又沉重又可怕。

這是藍沙勒司從墓裏出來之後的第三天。從那一天以後，大家覺得他的瞪視，含着破壞的能力，但無論那種永遠被這瞪視摧毀的人，或是那種方在生命之源的，（那是和死是一樣的神祕）都不能立意抵拒那目光，也不能說出那一雙黑瞳人之中所蘊蓄着不動的恐怖究竟是怎樣。他很沉靜很簡單的看着。使人覺得他既不想隱藏什麼，又不想說出什麼東西來。他的眼光是冷酷的，似對於一切生人全然淡漠的；而這許多魯莽人，他們起初繞着他擠在一塊，不注意他，現在却竟聽了這不則聲的魁偉的曾用華麗名貴的長袍拂過他們的人的名字，覺得又古怪又懼怕了。太陽不曾停止放光，噴泉也不曾停止跳躍，東方的天空照常是沒有雲而且青翠；但是誰曾受了他那不可測度的瞪視的，便再不覺得有太陽了，再不聽

見有泉聲了，再辨不出他的本鄉的天色了。有時他悲哀的號哭，有時他揪着自己的頭髮，失望的喊救；可是大概的人，被藍沙勒司的瞪視所中以後就漫無知覺的暈去，慢慢地銷沉，好幾年之後纔死。他們當着個個人的面前死了，顏色銷褪，憂鬱昏晦，和生在石上的樹木枯死一樣。那些瘋狂號呼的人，間或回復了生命；但是其餘的，永遠不能了。

『你竟不願告訴我們麼，藍沙勒司，你在「那邊」看見些什麼啊？』問的人第三次說。但是這一次的聲音也發喑了；他的眼睛呆呆的看着，顯出一種死灰色的疲弱。一切當場的人，面上也都罩着那同樣的霧一般的死灰色的疲弱了。那批生客呢，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會聚到一處，或是爲什麼都圍着這華美的桌子坐着。他們都不講話了，游豫不定的想走了；可是他們不能抵抗那散佈在他們肌肉中的疲弱。他們只好仍舊坐着，人人互相隔離，不敢接觸，像黑夜天空裏散佈的點點微光。

音樂隊是僱來吹打的，所以他們又拿起他們的樂器來奏那喜音或悲音了。那音樂還是音樂，永遠是一樣的音調，可是客人們聽了，却很詫異。他們想，這音樂究竟要他作什麼，爲什麼一定要請這一班人來彈那弦索，把氣吹到那小管子裏去，放出這樣的怪聲，那有什麼好處？

『他們奏的多壞哪！』有一個說。

音樂隊受人奚落了一陣，回去了，然後那班客人一個一個的辭別，因爲時光差不多要夜了。那冷靜的黑暗裹住他們，使他們的呼吸也輕鬆了些，忽然各人的面前都有一個藍涉勒司的形像站着，滿身有嚴酷的冷光。他站在那邊，板着死屍的青臉，穿着新郎的衣服，華美燦爛，在他的一雙眼睛之中，那冷冷的瞪視的深處潛蓄着恐怖！他們又不覺都呆呆地立着，化成了石像。黑暗裹住他們，而黑暗之中耀起了那可怕的鬼魅，怪異的景像，顯出那三日三夜受過『死』的權威的監視的人。他曾死了三天。太陽升起落下了三回，——他僵睡着。小孩子們跳着玩着，澗水流

過石頭喃喃的私語着，滾熱的沙塵在馬路上揚着——他死着僵着。現在他又到人世之中了——觸着他們——看着他們——他看着他們啊！從他瞳人的黑圈之中，竟像黑的玻璃，那不測之深的『那邊』正向人類全體瞪視呀。

三

沒有人照顧藍沙勒司了，也沒有朋友親族和他一處住了。只有那偉大的沙漠，裹着聖城，接近他住所的門檻。他進了他的家，新娘一般的睡在床上，把一切的火光熄滅了，沒有人去留心藍沙勒司。一個個都走開了，他的姊妹馬來和馬薩也不得不走開了。馬薩還有好些時不忍離開他，因爲伊不知道誰肯來服侍他照顧他。伊哭着祈禱着。可是有一天晚上風在蒼涼之中盤旋，沙沙作聲的柏樹在屋頂上彎着身子，伊靜靜地穿起衣服。靜靜地走開了。藍沙勒司說不定是聽見那門怎樣砰砰的響，——那門沒有關得好，所以風吹的只管向門樞上碰響——可是他不

會起來，不會出去，不會想看看這是什麼緣故。那柏樹在他的頭頂上徹夜的呼哨，那門徹夜的搖擺不已，讓那冷酷貪婪的荒涼掩入他的屋子裏，直到天亮了纔歇。個個人當癡子一般的防杜他，他們想把個鈴子繫在他腳上，免得驀然碰見他。他可是有幾個人灰了臉色說，這法不行，倘然夜間有人在窗前聽見了那鈴聲，豈不要嚇死麼？

他是不顧自身的事的，所以若不是他的鄰人，提心弔膽的給他些東西吃，他或者竟要餓死。也未可知。食物是差小孩子送與他的。小孩子們倒不怕他，也不做出那種對於不幸人的無意識行為，去笑他。他們對於他是冷淡的，藍沙勒司也冷淡的還答。他不會表示感謝他們服務的意思；他也不會拍着那雙黑手，把眼光射進那些明朗的小眼睛中。他的房子經那風雨的蹂躪漸漸要坍了。他的餓羊，早已四散到鄰家去了。他的新郎衣服漸漸舊了。這衣自從那個快樂的日子，音樂喧闐的時候，穿上身以後，不會更換過。據他看出來新與舊，破碎與完好是沒有差別的。燦

爛的顏色也都焦了晦了；城裏的惡狗和荒野中的荊棘，把這美麗的衣服撕做碎片了。

日間的太陽光一點沒有憐憫的射到一切生物身上，蠍子也要向石頭底下藏躲，熱得發瘋想刺人，他却在那火燒一般的光燄之中一動不動的坐着，他的青臉和蓬鬆的鬍鬚，高高仰起。

那些人還敢和他說話，有幾人問他說：『可憐的藍沙勒司哪！你這樣坐着，看着太陽，覺得有趣麽？』他回答道：『不差，有趣的。』

衆人便自然會想到：那墳墓中三日三夜的冷氣一定是極大的，黑暗一定是極深沉的，全地球上沒有彀足的光和熱能把藍沙勒司再暖起來，把他那雙幽闇的眼光再明亮起來了。問話的人嘆一口氣，也就走開了。

太陽要落山的時候，平照地面，光紅而紫，漸漸向地平線下退回去了，藍沙勒司就走到沙漠中，向着太陽直迎上去，好像是想追到他。他常常這樣正對太陽走，那

些要想跟住他看他夜間在這沙漠之中究竟幹些什麼的人，心中都生了個抹不去的印像，偉大的地面紅的背景上有那高而且壯的人形的黑影。晝夜的恐怖把他們驅逐開了，因此衆人從沒有見過藍沙勒司在夜間的舉動；不過那黑而偉大的人影映着那紅的背景那幅印象永遠在他們的腦筋之中燒灼罷了。畜生眼中迷了灰沙，用前脚去揉揉，他們也照着這個樣子蠢蠢地用手去揉他們的眼睛；可是藍沙勒司所留的印象是揉不去的，除非死了。

有多少人住的很遠，他們從沒見過藍沙勒司，只有從傳聞知道他。有些人因好奇而大膽，——那是因爲懼怕纔生出來却又是勝過懼怕心的，一日他們忍着心跳，趁藍沙勒司曝在日光裏的時候，走近身邊和他談話。當時他的形容已變得很好，沒有什麼可怕了。這些拜訪的人起初都咬了指頭心裏暗笑這聖城裏人的愚蠢。可是那短時間的談話告終了他們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們的神情，凡聖城裏的人馬上都看出，就要說：『又有了幾個瘋子跑去受過藍沙勒司的瞪視了。』那說

話的人把手舉起了表示憐憫的意思。

別個拜訪的人又來了，其中有勇敢的戰士，披着丁當的甲胄，他們是不知道懼怕的，還有快樂的少年他們且笑且歌的作樂。那忽忙的商人，跑進來的時候，金錢噹噹的作響，還有那廟裏驕傲的跟人把手杖倚在藍沙勒司的門上。但是出來的人沒有一個和進去的時候一樣的。一個可怕的影子已罩上了他們的靈魂，這舊而熟的世界已換了新樣子了。

那些人被藍沙勒司的瞪視所打擊之後，有覺得願意說的，狀出他們所受的變化，大致如下：

『一切東西眼所見手所觸的，都變成空虛的了，輕而透明的了，像是黑暗中的淡影；這黑暗包羅了全宇宙。太陽的光線不能驅逐這黑暗，月光也不能，星光也不能，這黑暗像慈母懷子一般的擁抱了地球，把他裹在一個無邊的黑幕裏面。

『這黑暗透過一切物體，連鐵和石也透進去；於是物體裏的分子，也失去他們

的聯絡一致，變成孤寂了。甚至於穿過分子的心，於是分子的分子又變成孤寂了。

『偉大的空虛包圍着宇宙，中間不是眼所見的東西塡實的，不是太陽，月亮，或星辰；他無邊無際的擴張着，處處透進去，把一切互相隔離，物體隔離物體，分子隔離分子。

『樹木在空虛中散佈樹根，他們自身是空虛的；寺院，房子和宮庭在空虛中建築起來——一切都是空虛的；而人在這空虛之中，不休止的動着，他自己是空虛而且輕浮，像個影子。

『時間的感覺也不再有了；一切事物的「起」「結」，都混成一體。一所房子剛剛在建造，人可以聽見木匠的斧聲鏈聲，却早已看見坍敗的現象了，於是有坍敗的所在都見有空虛。

『一個人剛剛出世，呱呱墮地的聲中，早已見他頭上有葬燭，立刻他就消滅了；從見有那人和葬燭的地方，立刻又止見一片空虛。

「人被黑暗和空虛的荒涼裏住了，對着無窮的恐怖，絕望地抖戰。」

那些願意說的人是這樣說。可是那批不願說的人和靜靜死去的人，恐怕若說起來還不止此罷。

四

那時羅馬有個雕刻名家奧來留斯(Aurelius)，他用黏土，大理石或是青銅造出『人』和『神』的像，美麗絕倫，人都承認他是不朽的。但他却不自滿足，他說世上還有極高超的『美，』他從未曾用大理石或青銅表現出來過。他說：『我還不能把月亮的光聚起來。』又說：『我還不能把太陽的光聚起來。我的大理石中，不會有靈魂，我的美麗的青銅中不會有生命。』所以每到月夜，他總慢慢地在路上獨步，穿過那柏樹的影，他的白色罩衫在月色之中閃光，碰見他的人往往帶着笑對他說道：『你是在收聚月光罷，奧來留斯？你爲什麼不帶個籃子呀？』

他呢，也笑一笑指他的眼睛說：『這就是我的鑑子，裝那月光或日光的。』

這是眞的，他的眼中照着『日』和『月』，不過他不能把這光輝傳到大理石上。這件事是他終生的憾事。他是古來貴族的遺裔，他有賢妻和令子，除開這件憾事以外，什麼都不缺了。

藍沙勒司這幽黯的流言傳到他耳朵裏之後，他就和他的朋友妻子商議，決定要從長途的水程到猶太去看看這死而復活的奇蹟。他那時正覺得寂寞，他想借這趟遊行蘇息他的疲弱精神。人家告訴他關於藍沙勒司的話，他都不怕。他對於『死』很有過深思的了。他不歡喜『死』也不歡喜人家『調和生死』的主張。他想：在一方面，是美麗的生命；在那方面，是神祕的死亡，人類的幸福莫過於生——享受生命和生命的美。他早有這心思，要從藍沙勒司身上證實這見解，並且還想把他的靈魂也像他的身體一樣回復到生命。這事情並不像是竟不能成功的，因爲那關於藍沙勒司的報告，雖然那麼奇怪可怕，並不見得就是他的眞相，不過是一

種對於他的形狀的驚駭罷了。

黃昏時候，藍沙勒司正從石上立起身來追那將沒的夕陽的時候，這位羅馬富人，伴了個挾械的奴僕走近他，高聲喊道：『藍沙勒司！』

藍沙勒司看見一個驕傲而美的臉，因名望高而有光彩，還有白的罩衫和寶石，在日光中照耀。鮮明的陽光使那頭和面有些像黯然放光的銅像——藍沙勒司的所見，就是如此。他就很服從的坐了下來，懶懶的把眼光低垂了。

『我那可憐的藍沙勒司哪，這是眞的，你不十分好看，』那羅馬人靜靜的說，一面弄他的金鍊子。『我那可憐的朋友哪，你竟是可怕的；你那天小小心心的落到死的手裏的時候，你竟不會躲懶。不過你竟和個桶子一般胖，凱撒說過，「胖子也不壞。」我不懂為什麼緣故，別人這樣怕你。你能許我和你同住一夜麼？天晚了，我沒有住所。』

從來沒有人問過藍沙勒司要和他在一起過夜。

他說：『我沒有牀舖。』

那羅馬人說：『我有些戰士脾氣，可以坐了睡的，我們點個火罷。』

『我沒有燈火。』

『那麼我們可以像朋友一般在暗中談話。我想你該有些酒罷？』

『我沒有酒。』

那羅馬人笑了。

『現在我明白了，你爲什麼這樣憂鬱，你爲什麼這樣不喜歡你這第二次的生命。沒有酒麼？不妨，不喝酒就是了。你知道有些話是和「腷流寧酒」一樣，要沁入人腦的麼？』

他把頭略動了動，他的奴僕出去了，他們倆留在裏邊。仍舊是那彫刻家先開口，不過看來那將沒的陽光已侵入了他的談話了。他們都變了枯白了，灰敗而空虛，差不多是在脚上顫，差不多是在打滑，要倒下去，好像是被『怒』與『失望』的酒灌

醉了。黑色的罅隙插入兩人中間——像巨大空虛和巨大黑暗的遠遠的暗示。

『現在我是你的客人了，你不該怠慢我，藍沙勒司！』那羅馬人說。『死過三天的人，款待客人的禮節是仍舊要盡的。三天，人家告訴我，你到墳墓裏去過三天。那邊一定是很冷的……恐怕你是從那邊纔得到了這不用燈火不喝酒的脾氣。我喜歡有點燈光的。此地黑得這樣快。你的眉毛和額角有一條有趣的線：好像是地震時坍壞的古堡的遺跡。只是你為什麼穿上這樣古怪難看的衣服呀？我見過你們這兒的新郎，他們穿這種衣服——這樣可笑的服式——這樣可厭的大衫……

……你是個新郎麼？』

太陽已沒了。一個巨大的黑影馬上要從西方來了，好像偉大的裸着的足在沙上沙沙地走。襲人的晚風也從後面暗暗地起來了。

『你在黑地裏看來格外要大些，藍沙勒司，好像你在這幾分鐘之內又長胖些了。你不要是靠黑暗滋長的麼，或者竟是如此麼？……我情願有個燈火……一星

之火……只要一星之火。我很冷。這兒的晚上是這樣冷的難受……若不是如此黑，我要說你是在瞪着我，藍沙勒司。不差，看來你是瞪着。你是瞪着你瞪着我罷！……我覺到的——現在你微笑了。」

夜已到了，一個厚重的黑暗充滿空中了。

「明天太陽再升起來的時候，多好。……你知道我是個大雕刻家……我的朋友們這樣稱我。我創造，不差，他們說我是能創造的，可是創造是必須要陽光的。我把生命給冷的大理石。我拿唧唧的青銅在火中鎔，在一個光輝的熱火中。你為什麼用手觸我呀？」

「過來，」藍沙勒司說，「你是我的來賓，」他們走進了屋子。長夜的黑影落在地面上……

奴僕候他的主人候的倦了，紅日一高，他逕自進房子去看。他看見，他的主人和藍沙勒司正在炎炎日光之下，並肩坐着。他們直直的向上看，默然無聲。

奴僕流着淚高聲喊叫：『主人哪，你惹了些什麼了，主人哪！』

就在這一天，奧來留斯動身回羅馬。他整天是滿腔心思而且沉默，對於一切東西都極留意的考察：來往的人，船和海洋；像是要回憶些什麼東西似的。在海上的時候，剛巧有大風浪，奧來留斯總不離艙面，注視着那翻騰上下的波浪。他一到了家，他的家族中人都被他的突然改變的性情嚇了一跳，但是他喊着說：『我明白了！』

他那長途旅行的塵穢衣服，還沒有換得去，他就動手工作，大理石的喞喞之聲與他的斧鑿聲相應和。他工作得又急切又長久，不和一人接談，後來，一天早晨，他宣告成功了，發出命令叫把他一切的朋友，藝術批判家，都請得來。然後他穿了華麗的大衣，上面閃着金光，炎着 Byssin (一種顏色美麗的織物)的紫光。

『這兒是我所創造的一件東西，』他沉吟的說。

他的朋友們都看那東西，他們的面上立刻都罩上了一重深憂的影子。這是一

件古怪的東西，是件人眼中從沒見過的東西，然而卻不失爲一件不能識的新物狀。他們見：一個薄弱而拳曲的小枝上，所謂小枝，也不過是個『近似』有一堆一堆拳曲的，奇形怪狀的，不成模樣的，醜陋的不可名狀的東西，或從外繞向裏，或從裏繞向外——許多野怪的碎片，似乎有互相散開的意思，而態度又是很柔弱。偶然，在有一個野怪的突出物之下，發現了一個雕刻得極奇怪的蝴蝶，那蝴蝶的翼子薄至透明，顫顫地有欲飛的神情。

有一個人問道：『那古怪的蝴蝶是什麼意思呢，奧來留斯？』

『我不知道，』那雕刻家回答。

眞情是要宣露的，於是他的朋友之中的一個，平素是最愛奧來留斯的，說：『我那可憐的朋友啊。這個醜的很。非毀去不可。拿錘來。』於是他敲了兩下，把這塊古怪的東西毀壞了，只剩下那奇異的蝴蝶。

從此以後，奧來留斯再不創作什麼東西了。他從此對於大理石和青銅，連他自

己創作裏面所蘊着的不朽的美，都絕對的冷淡了。他的朋友們希望再把那從前的靈機注入他的心中，想要復活他那已死的心靈，就領他去看別人的美麗創作，但是他依舊冷淡得很，也沒有笑容來暖他緊閉的雙唇。直至他們和他說了許多美的話頭，他只懶懶地答道：『可是一切這類東西啊——是個大謊。』

到了日間，太陽旺了，他就走進他那佈置得宏富而美觀的花園裏，找到一塊沒有陰影的地方，也把他的禿頭和鈍眼向着那閃灼燒人的日光。紅蝴蝶白蝴蝶繞着飛撲；下到大理石的水池裏，池裏流着跳躍的水，這水是從一個降福的半醉的人羊神像的口內流出；只是他坐了不動，好像在別處地方，那個人的影子；那個人呢，此時正在那沙漠的路口，一動不動的坐在猛烈的日光底下。

五

末後藍沙勒司被奧格斯德大帝(The Great Augustus)召到羅馬。

他們又把極華麗的衣服給他穿，好像他是命中注定該做一世新郎（那新娘是個不知何許人）直至死了爲止似的，又好比是個舊棺材，已是破爛，却一重一重的加上金漆，掛上華美的纓絡似的。當時他們引導他走，竟像是個迎親之禮，前導高聲鳴號筒，喝道子，讓這欽差大人走。不料他所過的道路都空虛了。他本地方的人都痛恨這藍沙勒司可厭的名字，這神妙不測死而復蘇的人，所以一聽見說藍沙勒司要來，就馬上避開。掌號人吹着寂寥的號聲，只有待滅的回聲從沙漠中答他。

於是他們扶他上那最愁鬱最華麗的船，那船是常常在地中海的碧浪中映着影子的。船上裝着不少人，可是那船却靜靜地像個棺材，那海水在灣曲的船頭上分路走，似乎在那裏悲哀。藍沙勒司寂然坐着，把頭向着太陽，靜聽那潺潺的水聲。遠遠地是那班水手和使臣聚在一堆，像一羣苦惱的鬼。倘使那時風暴猝發，或是疾風破了那張紅色的帆，那船恐怕就要沉沒，因爲船上人沒有一個有彀足的

『力量』和『志願』來爲『生命』奮鬬的了。有幾個跑到船邊上，急切地注視那碧綠透明的無底深淵，說不定從他們的幻想，看見了一個水中女神把粉紅的肩膀露一露，或者一個醉狂歡樂的半人半馬形的海神用他的蹄子翻起水浪。可是這海面却是荒涼沉默的，無底深淵，也是如此。

藍沙勒司在這『永久之都』(指羅馬)中亂走，似乎一切的富饒，一切高大建築的威嚴，一切高貴生活的光輝美麗和音樂，都只是沙漠中的風的回聲，或是飛揚的熱沙的朦朧影象。車馬滾滾地過去；亂哄哄的強壯的，美麗的，驕傲的人，這城的建造者，和這城市生活的享受者，跑過；歌聲唱出來；泉水狂笑；醉漢高談哲理，醒者微笑靜聽的時候，女人們珍珠般的笑聲充滿了空中；馬蹄在街道上震響。在這四圍歡聲之中，這胖重的人冰冷靜寂的在城心裏移過，在一路上放射悲哀憤怒和懷疑的苦痛。誰敢在羅馬憂愁麼？那斑蹙額的市民憤憤的問；兩天之內，那嘴快的羅馬人都知道有這藍沙勒司了，知道他是從墳裏忽然復活過來的人，大家都

惴惴地避過他。有許多勇敢人預備試試他們的力量，得了他們那無意識的呼喚，藍沙勒司就乖乖的走來了。皇帝因爲國事旁午，把召見的事延宕了，於是藍沙勒司在民間來往了七天。

一個快樂的醉漢紅唇上帶着微笑遇見了他，喊道：『喝酒啊，藍沙勒司，喝酒啊！奧格斯德大帝見你喝酒不會笑麼！』於是赤身的混沌的婦女笑了，用玫瑰葉把藍沙勒司的青手裝飾了。可是那醉漢看着了藍沙勒司的眼睛——他的快樂就永遠消滅了。從此以後他永遠的醉了。他不再喝酒，但常常是醉的，不再有那酒所發生的快樂思想，却被可怕的惡夢蒙住了。可怕的夢境變成了他的破碎精神的食物。可怕的夢境，將他日夜關在怪異的幻想之中，他不怕那個『死』，却怕那『死』的前驅的顯現。

藍沙勒司碰到了一個少年和少女，他們倆是相愛的，他們的愛情是極甜蜜的。少年臂膀抱住他的情人，用溫柔的口音說道：『你看看我們，藍沙勒司啊，和我們

來快活罷。天下有比愛情還利害的東西麼？』

藍沙勒司就向他們看了一看。於是他們一生永久相愛了，只是他們的愛情變爲可慘而幽暗，竟像那墳墓上的柏樹把樹根鑽進墳墓的腐爛地方，雖然他們的尖頂，在靜寂的黃昏，要想上觸蒼天，也是無用。他們被無底的生命力牽合，他們的涕淚攙和着親吻，他們的快樂攙和着痛苦，這些都不過使他們自覺對於靜默的『空無』處於奴隸地位，格外明顯罷了。永遠的和合，就是永遠的分離；他們不過如火星一般的閃了一閃，又如火星一般的在無邊黑暗之中熄滅。

藍沙勒司碰到了一個傲慢的哲人，那哲人對他說：『你所能告訴我的我都知道了，藍沙勒司。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來嚇我麼？』

但不到一刻，哲人也覺到了：『恐怖的知識』不就是恐怖的『自身，』『死』的『景象，』也不是『死』的『自身。』他覺到了，在無窮的眼目中看出來，智和愚是一樣的，因爲無窮不認識他們。於是那知與不知，眞與假，頂與底中間的界限消滅了，於是

他的懸而無薄的思想中斷了。於是他抱了他那殞白的頭昏昏地喊道：『我不能想了！我不能想了！』

所以，在死而復蘇的藍沙勒司的冷酷的瞪覷之下，一切承認生命的事，意義和快樂，都殲滅了。羅馬的人民都說放他去見皇帝是很不利的；還不如把他祕密地殺死埋去，謊說是失蹤就完了。於是劍都磨快了，受了人民的意旨來幹這事的少年，宣告暗殺已預備好了，忽然奧格斯德傳諭召見，就此把這殘忍的舉動打消。

衆人雖不能除去藍沙勒司，但總覺得他面上所表出的冷酷的印象應該稍為軟化一些纔好。有了這一層意見，就喚了許多思想高明的畫家，剃髮匠，和美術家，忙上一夜工夫，裝飾藍沙勒司的面部。他的鬍鬚都修整了。他臉上難看的死青色，都用顏色遮過了。他的手塗了白粉，他的兩頰塗了胭脂。他臉上一條條的惹嫌的在墳墓內生的裂紋都填平了，也塗了色；而且在這光滑的面上，細細地畫上善良性質的縐紋和笑容，還有討人歡喜的，和善的，快活形容。

藍沙勒司冷冷的任他們播弄，立刻變成個魁梧好看的老年人了，是個安靜的，溫慈的，兒孫繞膝的，老頭子好像那講述有味故事的時候的笑容還留在他的嘴角，溫和的柔順還藏在他的眼梢。只有那結婚的服飾他們不敢替他脫去，並且他們不能改變他的眼睛——那黑而可怕的眼睛，裏邊有那不可思議的『那邊』向外瞪覷。

六

藍沙勒司是不受皇宮的宏偉所動的。他依舊呆呆的很冷淡，他看沙漠邊上坍敗的房子和這挺拔壯麗的皇宮沒有什麼分別。他看脚下的白石路也和沙漠中的沙地一般。那班華服而驕傲的官兒也正和空中的『虛空』一樣的不實在。他走過的時候，他們不敢看他的臉，恐怕和他眼中的毒光相觸；等到他重步子的聲音宣告已走過了，他們的頭纔都抬起來，他們的眼睛和帶着畏怯的好奇心趁他

慢慢地走進皇宮的時候，細對着這又高又大微微駝背的老人默看。假使單是死的『自身』出現了，人不一定要這樣的怕，因爲死只有『死人』知道，活只有『活人』知道，兩者之間是沒有橋樑的。然而這奇異的人竟知道死，並且知道他的人都覺得他是神祕而可恨。『他要殺我們偉大神聖的奧格斯德了，』衆人因怕極就喊了起來，並且大家詛罵他他却慢慢地呆呆地走過他們面前，一直向宮中進發。

凱撒（卽Augustus Cæsar）早已知道誰是藍沙勒司，早已預備見他。他是個極勇的人；他自己覺得他的權力是不可抗的，所以這回碰到這死而復蘇的奇人，他不願靠旁人的軟弱幫助人對人，面對面，他見了藍沙勒司。

『不要把你的眼睛釘住了看我，藍沙勒司』。他命令他，『我聽說你的頭足和米杜薩（Medusa 一種怪物，龍類，形如婦人，面怪醜，人見之卽化爲石）的頭一般，被你看的人都要化成石像的。但假我要細看你一下，在我不會化石以前我要和你談談』。他用玩笑的精神，掩住他心中眞眞的疑惑。

他走近他細細的審視藍沙勒司的臉和他奇特的婚服。他的眼光雖則銳利嚴刻，却被那巧妙的假飾所欺瞞。

『哦，可敬的先生，你的相貌並不可怕。那班人眞豈有此理，竟把這樣一個可敬的和善的相貌說得如此可怕。好，我們談罷。』

奧格斯德坐下，一面看一面說道：『你進來的時候爲什麼不向我行禮？』

藍沙勒司冷然答道：『我不知道一定要行禮的。』

『你是個基督教徒麼？』

『不是。』

奧格斯德點了點頭。『很好。我不歡喜基督教徒。他們搖動那「生命之樹，」不許他結果子，把芳香的花在風裏吹散。可是你是誰？』

藍沙勒司微微用些勁，答道：『我已死了。』

『我知道的。可是你現在是誰呢？』

藍沙勒司的回答來得很慢。末後他模糊的道：『我已死了。』

『聽我說，客人，』那皇帝疾怒的說，把他一向胸中的所見說出來。『我這帝國是「生命」的帝國，我的子民是「生命」的子民，不是「死亡」的子民。你在這兒是贅餘的。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不知你在「那邊」見了些什麼，可是你若說謊，我就恨你的謊話。你若說實話，我也恨你的實話。在我的心裏，我覺到「生命」的騰躍；在我的手裏，我覺到我的權力；我驕縱的思想，和鷹的飛騰一般；我的身後，在我的權力保護之下，在我所手創的法律的陰影之下，人都要生活，要工作，要快活。你聽見這神聖的「生命」的調和麼？你聽見那「戰」的呼聲，使人投入「將來」奮鬬進行麼？』

奧格斯德很尊嚴的伸開兩臂，鄭重的喊道：『大神聖的生命哪！福降到你身上！』

但是藍沙勒司仍默然不響，皇帝更嚴厲了，接着說：『你在此地用不到。可憐的殘餘者，一半被「死」食了，你把衆人裝滿了「愁苦」使他們嫌惡「生活」。你像田中的幼蟲，食他成長的快樂種子，流出失望和憂鬱的滋膏。你的實話像一個夜行刺

客手中鏽的劍，我就要把你當刺客辦治你死罪。可是我先要看你這雙眼睛的「裏面」只有懦夫或者怕這雙眼睛勇敢的人是會激勵向前奮鬭戰勝的。看着我，藍沙勒司」。

起初，神聖的奧格斯德受着藍沙勒司的瞪視，止當尋常的朋友看他一樣，柔和誘惑，溫軟動人。他心裏所預料的，不是恐怖，是一種安靜的休息，以爲那邊所住着的「無限」，是個可愛的女郎，是個仁慈的姊妹，是個慈母。那溫和的懷抱發生得還要強些，直至他覺到，據他所見，是一個溫唇的氣息急着要親吻……於是，他忽然覺到好像有許多鐵骨突出，狠狠一札，在一條鐵帶之內把他縛住了；冷的釘子刺到他的心，慢慢地深入。

「他傷了我了，」神聖的奧格斯德說，臉色漸變灰白；「可是你看，藍沙勒司，你看！」

厚重的門，把「永久」隔斷的，慢慢地開了，從這漸展漸大的門縫中，有可怕的無

窮的恐怖，冷冷地靜靜地流進來。『無邊的空虛』與『無邊的幽暗』像兩團黑影似進來，把日光滅了，把地盤從脚下抽去了，把天蓋子從頭頂上揭去了。這時，奧格斯德覺得心中冰冷的苦痛停止了。

『看着我，看着我，藍沙勒司！』奧格斯德命令他，聲音漸漸發顫……

時間已停止了作用，事物的『起』和『結』碰近了。奧格斯德的寶座，那是新建成的，毀成片片了。空虛佔了奧格斯德和寶座的地位。羅馬也潛然熸滅。新的城，在原地與起了新城也被空虛抹去了。城市，王國，和國家，都和虛幻的巨人一樣迅速的倒滅在空虛中間——被那『無窮』的黑肚子吞進去了……

『停止』那皇帝命令他。他的聲音已有了些冷淡。他的臂膀軟軟的垂下了，他的鷹目閃了閃光又暗晦了，正和這壓人的黑暗相爭持。

『你殺了我了，藍沙勒司，』他呆呆地說。

這幾個失望的字救了他了。他想到了他的子民，他們的保障就是他，這是一個

銳利的拯救，痛苦地刺進他的昏昏之心。他想到他們命中注定要死亡了，他滿心苦痛。他們這時像是幽暗無窮之中的光輝影子。——多少可怕！接着就像有許多脆薄的器皿充滿了『生命鼓動』的血和心，那是知道分辨憂愁和大快樂的。——於是他很柔和的想着他們了。

『於是他的思想和感覺，一刻兒傾向到『生命』一方，一刻兒又傾向到『死』的一方，後來他究竟漸漸地回到了生命的路上，在那痛苦和快樂之中，找出了一個庇護的東西，來抵抗那無窮的幽暗，空虛，和恐怖。

『不，你沒有殺我，藍沙勒司，』他毅然的說。『但是我要殺你了。去罷！』

暮色上了，神聖的奧格斯德喝酒喫飯極其快樂。不過有些時他的手舉了起來不垂下去，有時他的眼光暗一回。似乎有一個冰冷的恐怖的波浪在他脚下上冲。他是戰敗了，可是沒有被殺，他像個黑影，等他的定數。他在夜間常常被恐怖驚擾，但在日間，仍舊有生命的快樂，和有生命的憂煩一樣。

第二天，由皇帝的命令，用熱鐵把藍沙勒司的眼睛焚去，送他回家。雖是奧格斯德也不敢竟殺死他。

*　*　*　*　*

藍沙勒司回到沙漠中，沙漠把蕭蕭的風聲和炎炎的日光迎接他。他仍舊坐在石上，把編好的鬚鬚高高舉着；兩個黑的洞，從前是那雙眼睛，呆呆地很可怕的望着天。遠遠地有那聖城，不絕的風起雲湧，可是近他身子的一切，都荒涼寂寞。沒有一個人走近那地點，那藍沙勒司神妙不測死而復活度他餘生的地點，那鄰舍久已搬空了。他的受詛的知識，被熱鐵從他眼中深深地逐進他的心裏的，仍是埋伏在那邊；這是埋伏着，是要用幾千隻人所不見的眼睛跳出來射到人身上的。仍沒有一個人敢向藍沙勒司看一看。

向暮的時候，太陽脹成朱色，漸漸變大，漸漸向西方沉下，盲目的藍沙勒司摸索着追上去。他絆在塊石上打跌；他慢慢地爬起肥大而衰弱的身體，又向前追，他那

髑髏的形狀和伸出的臂膀，背着夕陽的紅幕，像個十字架。

有一次他出去了永不回來。藍沙勒司的第二次生命就這樣告終。那藍沙勒司便是三日三夜睡在墳墓中，受死的不可思議的束縛，然後神奇不測的死而復生的那個人。

殘花

安得列夫著
仲持譯

一

他的名字是猶拉——。

他年紀六歲，在他看來，世界是極大，靈活，並且迷魂的奇祕。他曉得太陽很熱。他曉得日間天上的深藍色，又曉得白胸膛半銀色，半金色，緩緩浮過的雲。他仰臥在草上或屋頂上的時候，常常看望那些東西。可是他對於星却沒有這樣熟悉了，因爲他早早就睡。他很曉得並且記得的，只有一顆星——碧綠，明亮，而且極慇懃的

星，正在你上牀之前，在淡白色天空升起的，這顆星似乎是天上唯一的大星。

但他最熟悉的，却是天井中，街道中，和園中的泥土，同着土中石塊，軟草，熱沙，與異樣奇妙好頑的泥塊等等，一切無窮盡的財富。這些東西，成年人從他們極大的身材的高處，再也留意不到。在熟睡中，他就夢見一塊晒在日光裏，擦乾淨的，熱的石頭，或者一厚層柔軟火熱的泥塊，因爲這些是他日間遺留的心像。

當他跟他的母親順着大街到城的中心去的時候，他回來最記得的，是又廣又平的石頭，他的步子和兩脚，在石頭上面，似乎非常的小，像兩隻小船一般。便是無數旋轉着的車輪，和馬的頭，印到他的腦際，也沒有像這異常有趣的新地面一樣的清楚。

一切東西，牆垣，狗與衆人——在他看來，都是極大——但這一點却沒有嚇壞了他；這不過使一切東西格外有趣；把生命變成一種不間斷的奇蹟罷了。照着他的測算，各樣東西似乎像下面一般：

他的父親——十碼高。

他的母親——三碼。

鄰家發怒的狗——三十碼。

他們自家的狗——十碼，像父親一樣。

他們住着的平屋，很高很高——一英里。

街道兩旁的距離——兩英里。

他們的花園和園裏的樹木，似乎無限大無限高。

那坐城——一百萬——他不曉得到底多少大。

其他一切東西，在他看來，都是同樣的情形。他曉得許多大小的人，但他更加熟識更加重視的，是那些小的人們，他同他們什麼都能講得。至於成年的人，裝得這樣的傻，使是誰都知道的事，也要來問他，這麼一來連他自己也不免相信他是傻的了。他只得細聽，只得回幾句無意識的話；自然他巴不得立刻跑了，離了這些人。

但是在他之上，在他周圍，在他心中，卻有兩個全然異常的人，忽而大，忽而小，忽而智，忽而愚，忽而是他自己的，忽而又是生人——便是他父親和母親。

他們必定是極好的人，否則他們不會做他的父親和母親；無論如何，他們是可愛的，不像別人一樣。他可以斷然的說：他的父親極大，而且非常聰明；他有無限大的權力，使自己成一個可畏敬的人；而且把他的手放在父親又壯又大又熱的手裏，同他講些非常的事，這也是很有趣的。

孃孃可就沒有這樣大了，有時她竟是很小；她心地和善，她吻得很溫柔；她很懂得他小胃裏有些疼時覺到怎樣；當他厭倦生活玩耍，或是受着一種極不公道的待遇，那時候只同着她，他纔能解慰自己的心。倘是他在父親的面前，啼哭固然不開心，撒嬌也是危險，只要母親在前，他的眼淚就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滋味，他的心裏也就充滿了一種極純潔的悲感，這種悲感，在玩耍的時候，嘻笑的時候，便是在讀着頂可怕的仙人故事的時候，他都找尋不到。

還是應該添說的：嬤嬤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人人都愛着她。這是好的，因爲他爲此覺着得意，但這又是壞的——因爲他怕她許要被人家帶走了。每逢那些忙忙碌碌存心不良的極大的人們中間，有一個定了眼儘看着嬤嬤，猶拉就覺得心裏不安。他少不得自己立定在那人與嬤嬤的中間；那怕他要到什麼地方幹自己的事情去，一種什麼力量就會拉他回來。

有時嬤嬤就發出一句又惡又可怕的口頭語：

『你爲什麼儘管站在此地？到你自己房裏跑去。』

他無可如何，只得走開。他就取一本書讀，或是坐下亂寫，但這並不是常常有益於他。有時嬤嬤就稱讚他讀書，但有時她又要說：

『你還是往你自己房裏去的好，猶羅卞（猶拉之暱稱）你看，你又把水潑在桌布上了；你寫字時候，常常闖出些禍的。』

於是她就要罵他頑強。但他覺得最不快的，是那個時候，一位危險而且可疑的

客來了，猶拉却須得上床去睡。但他上床睡下時，一種安適的知覺制服了他，他彷彿覺得一切都完結了；燈光熄了，生命停止了；一切東西都睡熟了。

在這樣的時候，猶拉見了可疑的人們，彷彿覺得自己居了父親的地位一樣。他就略像一個成年人——他的性情惡劣起來，像個成年人一樣，但是，因此他就非常的精細，聰明而且愼重。自然，他沒有對誰說起這個，因爲沒有人理會他；但是，當父親到了，他愛護似的坐在父親膝上的時候，人就可以從他親暱父親那副樣子看出那孩子是個盡職到底的人。父親往往理會不得他的意思，就叫他走開，去玩或是去睡，——猶拉從不動氣，便極滿意的走了。他不覺得有被人理會的必要；他甚至怕人家理會。任憑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往往不願說出他哭泣的緣故；他往往要使人相信他失了心，聽不得什麼，而且專注意自己的事情；可是他實在聽得，實在懂得。

他又有一種極大的祕密。他會留意到兩個非常而且可愛的人——父親和母

親——有時很不快樂，却瞞着不給人知道。所以他也就瞞了他的發見，使人都想一切很好。好幾次他瞧見嬤嬤在客室或臥室裏牆角頭什麼地方哭着，——他自己的房是在她的臥室的隔壁——有一夜，時候很深了，差不多將天亮，他聽到父親很響的發怒的聲音，和母親的哭聲。他屏着氣睡下好久，但那時候，他聽得半夜裏非常的聲音，眞怕極了，他不由得柔聲問他的乳母道：

『他們說些什麼？』

乳母立刻低聲答道：

『睡着，睡着。他們沒有說什麼。』

『我走過你的牀上來了。』

『你自己不害羞嗎？這麼一個大孩子！』

這樣，他們怕被隔壁聽見，在黑暗中低聲的且講且辯，末了猶拉爬到乳母牀裏，粗糙而且溫暖安貼的毯子上頭。

早上爸爸和嬷嬷很是高興；猶拉裝着相信他們的樣子，似乎他眞個相信他們一般。可是同日晚上，也許是又一個晚上，他瞧見父親哭着。這件事是這樣的碰到，他走過父親的書房，門半開着；他聽到聲音，他便靜靜的往裏瞧——父親面向下的橫在臥椅上，很響的哭着。房裏沒有別的人。猶拉走了，往自己房裏一轉，又回了來——門還是半開，父親獨自在那間房裏，他還是嗚咽着。要是他輕輕的哭，猶拉能夠理會的，但他大聲的嗚咽，大聲的呻吟，牙齒很凶的齦着。他橫在那裏，遮沒了全張臥椅，頭埋在闊肩下，呼呼的抽着氣——這是他所理會不得的。桌子上，大桌子上滿攤着鉛筆，紙張和各種東西，擺着一盞燈正放出紅焰和煙——一縷灰白色連續不斷的煙，向空中上升，發散到各方面。

忽然間，父親重重的嘆了口氣，便動了一動，猶拉悄悄的走了。於是一切和從前一樣了。沒有人會曉得這件事；但是那個極大奇妙可愛的人——便是他的父親，便是哭着的人——的影子，遺留在猶拉的腦際，正像一種可怖而又極端嚴重的

什麼東西一樣要是有幾種事，是他所不願說的，他必絕對的不說一句，彷彿這是神聖可怕的什麼事一般，在那沈默中間，他必格外的愛父親。但他的愛父親，必使父親沒有覺到，並且他必給他生在地球上是很快活那種的觀念。

猶拉這樣的幹去，都成功了。父親沒有覺到他以特種的樣子愛他；他生在地球上眞個快活，他就不必故意裝出相信的樣子了。他心靈的絲伸展到一切——到太陽，到他所撫弄的小刀小棒；到他從鐵屋頂望見的美麗隱約的遠景；他要將自己和一切非自己分離，也是困難的事。當那草有很香的氣息時，他似乎覺得他自己也有這樣香氣一般；當他在牀上睡下時，似乎非常奇怪，在他那張小牀裏，同他一起睡着的，有極大的天井，街道，斜的雨絲，泥淖和偉大迷離，神秘，生動的全世界。於是一切同着他睡熟了；於是一切同着他醒了，同着他張開眼睛了。又有一種顯著的事實，値得深思的，——要是晚上，他把一枝手杖放在園中什麼地方，早上也依舊在那裏；他藏在倉內一個盒子裏的一塊羊骨，一直遺留在那裏，雖然天暗了，他

便走到自己房裏去。因爲這個緣故，他覺到將他頂寶貴的一切，藏在他的枕下，乃是必要的。他推想着，物件能够自己在那裏站着或橫着，那麼也許會自己消失了。總之，這是很奇怪而且很愉快的乳母，房子，太陽，存在着，不單是昨天，却是每日，他醒來時，不由得高聲笑着唱着。

人家問他名字時，他立刻答道：

「猶拉」

但有些人單曉得這個還不彀，他們要知道他的全名——於是他用力的答道：

「猶拉密卡羅微支，」

想了一會之後，他又添說道：

「猶拉密卡羅微支普希卡來夫」。

二

一個異常的日子到了這是母親的生日這日晚上客人要來了軍樂要奏了，花園裏迴廊上五色燈籠要點起來了，猶拉也無須九點鐘就上牀了，他要怎麼晚睡，就可以怎麼晚睡。

人都還睡着時，猶拉就起身了。他自己穿好衣裳，飛快的跑出去，心中盼望着奇蹟。但是他很不樂的出了一驚——各房間和平日早晨同樣的凌亂；廚子與使女還是睡着，門還是扣上鏈子關着——這是很難相信的。過一會兒，衆人就要忙碌起來，奔走幹事，各房間就要現出一個節日的景象；他便為這個節日的運命耽憂。花園中的情形尤其不好。路徑沒有掃過，也沒有一盞燈籠。他心裏很是不安。幸而馬夫耶門正在後天井的倉屋後面洗馬車，雖然他從前常常這樣的幹，雖然他的模樣沒有什麼異常，猶拉見了馬夫用強壯的臂膀挈着桶潑水，短褐的袖直捲到肘節，他就用斷定的樣子，明白覺到節日的景象。耶門只斜着眼瞧了瞧他，忽然間，猶拉似乎初次看到他的粗黑飄動的鬍鬚，心裏便尊尊敬敬想，耶門是個很有德

氣的人。他說道：

『早上好，耶門』。

隨後一切變動得很快。忽然間門丁出來了，動手掃除路徑，忽然間廚房裏的窗推開了，聽得婦人們的聲音咕咕着；忽然間使女拿一條小地毯奔了出來，動手用棒打着，彷彿打狗一般。一切人都忙碌起來；在各地方同時發動的事情，進行得這樣迅速，簡直是不能看住。當乳母拿茶給猶拉喝時，衆人起頭在園中吊起掛燈籠的鐵絲，當鐵絲在園中布置時，客室裏的器物完全重擺過了，當客室裏的器物重擺時，耶門馬夫，駕上馬，從天井出去，帶着一種特別的奇祕的使命。

猶拉好容易收歛了心思。他和父親一同掛着燈籠。父親是很可愛的；他笑着戲謔着，把猶拉放在梯子上；他自己踏着又細又不堅牢的梯檔爬了上去，末後兩人連人連梯翻了下來，落在草上，他們却沒有傷。猶拉立時跳起，父親還是橫在草上，他的手墊着頭，正拿半閉的眼望那照耀着的蔚藍色無窮盡的天空。父親這樣的

橫在草上臉上現出嚴整的表情分明不是游戲的模樣看去很像葛利佛期望大人國一般。猶拉記起一種不快的什麽事；但爲使他父親高興起見，他在他的膝上跨着坐下，便說道：

『父親，你不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我常常坐在你的膝上，你常常像馬一般搖我麽？』

他還沒有說完，就伏下身子，鼻子貼在草上；他給一種力量升至空中，又降了下來，——父親順着他的老習慣，先用膝髁將他高高抬起。猶拉覺得惱了，但父親全然懵懂，又在他的腋下呵起癢來，這樣，猶拉就只得假意的笑。隨後父親提起他的脚像小猪一般的帶到迴廊上，嬷嬷出了一驚。

『你幹什麽？血要衝到他的頭上去呵！』

隨後猶拉自己覺着兩脚已站在地上了，紅了臉，蓬了髮，同時覺着很陰鬱很可怕的快樂。

這日過去得很快，正同給狗追着的貓一般。彷彿是節日的前驅似的，幾個信差拿着請柬出現了，滋味怪好的糕餅帶到了，裁縫師來了，同嬤嬤闖進在臥室裏；隨後兩個紳士到了，隨後又有一個紳士，隨後一個女子——顯然全城都忙亂哩。猶拉細看信差們，彷彿他們是別世界來的奇人，他走在他們面前，做出一副嚴重的神情，宛然是那位做生日的太太的兒子；他迎接紳士們，他守護糕餅，直至中午，他眞困乏了，忽然起了輕蔑人生的念頭。他和乳母鬧了一會，便上牀伏着頭睡下，心想向她出氣，可是他立時睡熟了。他醒來，依然存着對於生命的惡感，與出氣的欲望，但他用冷水揩過眼睛，周圍一看之後，他就覺得世界與人生都是很可愛的，甚至還很有趣。

他們給猶拉穿上一件綷縩作響的紅色綢衣，這樣，他明明白白變成節日的一部分了。他在迴廊上瞧見雪白的長桌，同玻璃碟子閃着光，這時候，他又在奔跑也似的事情的漩渦裏斷混了。

『樂人已到了樂人已到了』他叫喊着望着父親或母親或者接待人的什麽人。父親和母親坐在花園裏——在周圍密繞着野蒲桃的亭子中——只是沉默着；母親的美麗的頭橫在父親的肩上；父親雖擁抱她，他似乎很是沉鬱，他聽得樂人的來到，一些也不顯示熱誠。兩人對於他們的來到都是十分淡漠，這便引起猶拉的悲感。但是嬷嬷動了，她說道：

『我去罷，我必得去。』

『記取，』父親說，提着猶拉所不解的一種事情，但他心中却深深的受了一種輕微的切心的驚愕。

『且住。你不害羞嗎？』母親笑了，這聲笑使猶拉更加驚愕，因爲這時候，父親沒有笑，只裝着葛利佛眷念故鄉的那副嚴重愁鬱的臉，所以他尤其驚愕了……

但是這些立時都忘却了，因爲奇異的節日已開始了，光榮神祕華麗。賓客疾速的來了，剛纔沒有人坐的白桌上，不久就沒有空位了。喧聲作了，衆人嘻笑着，快活

的戲謔着，音樂也奏起來。花園裏冷僻的路上，——剛纔猶拉曾在那裏獨自徘徊，意想着自己是睡公主故事中一個公子，——現在出現了拿着煙捲，高聲的自由談講的衆人。猶拉在前門口迎接先到的賓客；他很當心的對每個人看，從走廊到桌上的途中，他便成了幾個賓客的相識，甚至也成了朋友。

那時他正要和一個官員要好起來，他的名字，叫做密登卡——一個名叫密登卡的成年的人——他這樣的自己說：密登卡有一把皮鞘的大刀，冷的同蛇一般，不能拔出來的——但密登卡說謊了；那刀只在柄端繫着銀白色的組帶，却能很便捷的拔出；猶拉見笨密登卡不像平常的樣子帶着他的刀，却同手杖一般，把刀放在過廳的壁角。還有別樣使猶拉不快的，便是和密登卡同來的一個官員，他是猶拉認得的一個官員，他的名字也是猶拉密卡羅微支。猶拉心裏想：那官員一定爲了好玩，纔取這個名字。那假猶拉密卡羅微支，曾來看過他們好幾次；他有一次還騎着馬來；可是通常時候，他總在猶拉只得上牀睡的時候來的。小猶拉上牀睡

了，假猶拉密卡羅微支和嬿嬿一塊兒留着，這就引起他的驚愕和悲傷；他怕嬿嬿許受騙了。他沒有留意眞猶拉密卡羅微支；現在他旁着密登卡走，似乎沒有覺到他的惡孽；他捋了捋鬚，一聲不響。他吻了吻嬿嬿的手，這使小猶拉略覺嫌厭；但笨密登卡也吻嬿嬿的手了，於是猶拉就放下心來。

但是一會兒這麽多的賓客到了，他們的模樣又這樣不同，彷彿他們是從天上落下的一般。內中幾個似乎落到桌子邊頭，別的似乎落到園中。忽然間，好幾個學生和女子在路徑上出現。女子們是平常的，可是學生們在外白衣的左旁挖着孔——是佩刀用的。他們却沒有佩刀，這因爲他們的驕傲無疑，——他們都是極驕傲的。於是女子們衝到猶拉跟前，開始吻他。隨後女子們中間頂美麗的——她的名字是尼諾支卡——擎起猶拉搖動他，再把他擲下。他的左脚，膝踝相近，很痛的受了傷，連他的白褲子在那塊兒也沾着血跡了，自然，他並不叫，彷彿他的痛消退了似的。這時候，父親導着一個岸然道貌的禿頭老人，到得園中，他向猶羅支卡問

道：

『你受了傷嗎？』

因爲那老人也微笑，也說話，猶羅支卡就沒有和父親親吻，連話也沒有回他；但是忽然間他出了神似的——他快活得驚叫起來，又四面亂跑。要是他有全城一般大的鐘，他就敲那鐘了；但他沒有這樣鐘，他便爬在迴廊相近的菩提樹上，向四面張望。下面賓客們笑着，嬷嬷大聲呼喊着，忽然間音樂奏了起來，猶拉立刻到樂隊前面站定了，撒開兩脚，順着他忘却了的舊時習慣，把他的指頭放進嘴裏。樂聲似乎突然的打擊他；嗚嗚隆隆，弄得他的兩脚酸了，他的下顎動了。他們奏得這樣響，簡直全地球上除却樂隊，沒有別的了——其餘一切都消滅了。喇叭的銅口，朵開得很大；猶拉心裏想把這種喇叭做一頂軍盔，該是有趣的呢。

忽然間猶拉悲傷起來。音樂還是奏着，但現在這聲音已是很遠了，在他之內，一切都成寂靜，隨後更加更加寂靜了。猶拉深深的歎了口氣，望着天——這眞高呵

——他徐步的在迷惘中間，周圍的走。各地各處，他總到得太遲了，他要看玩紙牌的桌子怎樣的擺，但他來到時，桌子已經端正，衆人已將紙牌玩了好久了。他抓他父親旁邊的粉筆，他父親立刻揮他走了。這是怎的事情會變到怎麼樣呢？他要看他們如何開始跳舞，他料定他們將在客室裏跳舞，可是他們早已跳舞起來，不在客室，却在菩提樹下。他要看他們如何點燈籠，但燈籠早都點起，盞盞點起，點到後頭的最後一盞。他們自已亮起，像是一般。燈燈跳舞得比誰都好。

三

夜到來了，他的形狀是紅綠黃的許多燈籠。要是那邊沒有燈籠，那邊就沒有夜。現在他橫在各處了。他穿進矮林；他將黑暗遮掩了全園，像用水遮掩一般，他又遮掩了天空。一切東西看去美麗得同頂好的有彩畫的仙人故事一樣。有一處地方，

屋子全然隱沒了；只留着紅光造成的方窗。屋子上的煙囪，可以看出，那裏火星閃耀着，俯視着，似乎尋思自己的事情一般。煙囪可有什麼事情呢？各樣的事情罷。

花園裏的衆人，只有他們的聲音留着。有人走近燈籠時，他能被看見；但他一走開了，一切就彷彿鎔解了，鎔解了，鎔解了；地面上的聲音笑了，談了，毫不恐懼似的浮在黑暗中間。但官員與學生雖在暗中，也能看見——白白的一堆，其上有捲煙的小火光，與一大片的聲音。

現在頂快活的事爲了猶拉開始了——那仙人故事。衆人，祝宴，與燈籠依然留在地上，可是他飛去了，變成空氣，鎔化在黑夜中間，同一粒塵埃一樣。夜的大祕密變成了他的祕密；他的小心坎兒，又希求更多些的祕密；在孤寂的中間，他的心希求生與死的混合。這是那晚猶拉的第二回的狂——他變成不可見了。雖然他能同別人一樣走進廚房，他好容易爬上地室的屋頂上面廚房的窗充滿着亮光，他便向內望去，衆人在那裏烤着什麼東西，逕自忙亂着，沒有知道他望着他們，——

可是他看見了一切！隨後他去了，探望爸爸與嬤嬤的臥室；屋子裏沒有人；但牀鋪早已疊好，一盞小偶像的燈點着——他看到這個。隨後他探望自己的房；他自己的牀鋪也舒齊了，等候着他。他走過他們玩着紙牌的房間，也同一個看不出的東西一般，屏着呼吸，輕輕的跨步，彷彿他在室中飛翔。他只在到了黑暗中的花園時，吸一口適當的氣。於是他從新起了好奇心，他向衆人過來。他們正在談講，同他這樣相近，他能够用手碰着他們；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在那裏，他們繼續很自在的談講。他看了尼諾支卡好久，直至他看遍了她的全身——他幾乎上當了。尼諾支卡大聲叫道：

『猶羅支卡，這是你嗎？』

他在一叢矮樹後面，蹣下身子，屏了氣息。這樣尼諾支卡就被欺了。她幾乎捉住了他！他就益發做出把戲，起身匍匐，却不好好的走，——現在路徑似乎充滿了危險。這樣，好久時候過去了——照他自己對於時間的計算，十年過去了；他還是躲

着，還是離開衆人遠遠的走。這樣，他走了好些路，心中還生着恐怖——在他與前面的人的中間，當他同別人一樣的走時，彷彿有一道深淵，不能夠過去。現在他就要來到亮光中了，但他怕着——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失却了。音樂還是奏着，人都忘却了他，連嬤嬤也忘却他了。他很是孤另。一股冷氣從積露的草上起來；桃金孃樹叢搽痛了他，黑暗不能給他的眼睛穿過，又是沒有盡頭。阿，主阿！

沒有什麼一定的計畫，猶拉現在發出絕望的呼叫，向着一路奇祕微晃的亮光匍匐過去。幸而這便是這日父親和母親坐過的覆着野蒲桃的那個亭子。他起初沒有認得；是的，這是同一亭子。各處燈籠上的火早已熄了，只有兩盞還是點着；一盞明亮照着的是黃的小燈籠，別的一盞，也是黃的。火頭已起頭跳了。那邊雖沒有風，燈籠却為了內部的透光抖動着，一切也都像微動似的。猶拉剛要起來，走進亭子，忽地聽得亭子裏的聲音，他的新生命就不知不覺間從舊的變化出來，從新開始了。他的母親和假猶拉密卡羅徹支——那官員——正談講着。眞猶拉便在那

里發怔起來，他的心靜止了；他的呼吸也停息了。

嬤嬤說：

「止住！你發了昏哩！有人許要進這裏來。」

猶拉密卡羅微支說：

「那麼，你呢？」

嬤嬤說：

「我今天二十六歲了。我老了！」

猶拉密卡羅微支說：

「他不知道什麼。他可也許不知道什麼嗎？他連疑都不疑？聽着，他同人人握手，這樣的親暱嗎？」

嬤嬤說：

「怎麼一個問題呵！自然他是這樣的！這是——不，不是人人。」

猶拉密卡羅微支說：

『我很替他覺得抱歉。』

嬷嬷說：

『對他嗎？』

於是她異樣的笑。猶羅支卡懂得他們講着他，講着猶羅支卡——但這些是什麼意思呢，阿，主呵？而且她爲什麼笑呢？

猶拉密卡羅微支說：

『你到那裏去呢？我不放你去。』

嬷嬷說：

『你惹我的怒嗎？放我去不，你沒有主權吻我。放我去。』

他們於是沉寂了。現在猶羅支卡從樹葉中間望去，看見那個官員抱了又吻了嬷嬷。嬷嬷隨後他們又談了些什麼話，但他沒有懂得；他沒有聽得，他忽地忘了那些話

的意義。他甚至將他從前曉得並且用過的話也忘却了。他只記起一個字，『嬷嬷，』他便用他的乾燥的脣，將那字不住的低聲的說，但那字的聲音眞可怕，比什麼都可怕。爲了拗着他的心意，不將那字喊出，——猶拉用兩手疊着抿他的嘴，這樣，直繼續到官員與嬷嬷走出亭子的時候。

——猶拉走進衆人玩紙牌的房間時，嚴厲的禿頭的人爲了什麼事正駡着爸爸，揮動着粉筆，談着，喊着，說着父親不像他要幹的幹，說他所幹的是不應該的，只有壞人幹這樣的事，說老人永不要再同父親玩，這樣的說個不了。父親微笑着，搖着手，想開口說幾句話，但老人不放他說，他更響的喊起來。老人是一個矮的漢子，但父親又長大又美好，他的微笑是悲戚的，同——葛利佛眷念着他的高大美好的人民住的故鄉一般。

自然他必得瞞他——自然他必得將亭子裏發生的事瞞過他，並且他必得愛他，他覺得十分愛他。——猶拉猛叫了一聲，向着禿頭老人衝了過去。起頭用他的拳盡

力的打他。

『你敢欺侮他嗎！你敢欺侮他嗎！』

阿，主，什麽事發生了！有的笑了，有的喊了。父親抱住猶拉，緊緊的迫壓他，弄得他痛，便叫道：

『母親在那裏？叫母親來。』

猶拉給狂盛的眼淚，絕望的哽咽，和劇烈的苦痛化成的旋風困住了。但他透過狂盛的淚珠，向着父親望，看他猜到沒有；到後來母親進來時，他發聲喊得更響，想朦過一切的嫌疑。他却不去和她親暱；他向父親偎貼得更緊，因此父親只得將他抱進他的房裏。他似乎不願離開猶拉。他抱他出了賓客聚着的屋子，他就吻他起來，他便連聲的說道：

『阿，我頂親愛的！阿，我頂親愛的！』

他又對嬤嬤說，她在他的後面走：

『你想想看這孩子!』

嬷嬷說:

『這都因爲你的緣故。你們彼此相罵,弄得這孩子受驚了。』

父親笑了起來,便回答道:

『是的,他罵得我利害。但猶拉阿,好一個親愛的孩子!』

猶拉到了他的房中,便要求父親自己給他解衣。

『現在你的性子忒古怪了,』父親說:『我不曉得怎樣的幹;讓嬷嬷給你解罷。』

『但你停在此地。』

嬷嬷的指頭很敏捷,她給他解衣很快,當她脫他的衣裳時,猶拉用手攀父親。他叫乳母出了房;但是因爲父親起頭生氣,也許他猜着亭子裏的事,猶拉就決定放他去。當吻着他的時候,他狡滑的說道:

『他不會再罵你了,他可會嗎?』

爸爸微笑了。隨後他大笑了，再吻了吻猶拉——，便說道：

『不，不。不要是他再罵，我要將他拋出籬笆外了。』

『請你幹，』猶拉——說。『你幹得了的。你這樣的強壯。』

『是我頗強壯。你睡了罷！嬤嬤同你在此停一會兒。』

嬤嬤說：

『我要喚乳母進來。我須得陪夜膳去。』

父親喊叫道：

『這有好些時候呢！你可以同這孩子在此停一會兒。』

父親直對着她看，聳了聳他的肩。嬤嬤決定停着。

『很好，那麼，我就停在此地罷。但你看瑪利亞——會攙錯酒不會。』

常常是這樣的：當猶拉——漸漸的睡熟了，嬤嬤坐在他的近旁時，她捏他的手，直到睡熟前的最後一會。——這是她常常如此。但現在她坐着，彷彿只有獨自一個人，

彷彿猶拉她的兒子，——他睡去了——沒有在那裏——她將手捲在衣裾裏，向遠處望。爲着引起她的注意，猶拉動了，但嬤嬤簡捷的說：

『睡着。』

她繼續呆望着。但猶拉的眼皮漸漸的沉重起來，他帶着他的一切悲哀和眼淚漸漸的入睡了，那時候嬤嬤忽地在小牀前，俯下身子，抵着膝頭，很親暱的吻了猶拉許多許多次。但她的吻是濕的——熱而且濕。

『你的吻爲什麼溼呢？你哭着嗎？』猶拉喃喃的說。

『是，我哭着。』

『你不可哭。』

『很好，我不哭了，』母親屈服似的答說。

於是她又親親暱暱疊疊連連的吻他。猶拉猛然擧起兩手，挽了他母親的頸，將他的燒着的臉頰，壓着她的又溼又冷的臉頰。她終於是他的母親；沒有什麼事可

幹了。但是好痛苦；好劇烈的痛苦啊！

革命黨

阿采巴希甫著
鑫之譯

一

學校教師恩德生走到學校園外邊，無精打采的立着。遠遠望去五里外潔白的雪地上，掛着森林，宛然一幅淺藍的花邊。那日天氣分外晴朗，陽光映在雪地和園外鐵柵上放射百種的彩色。空氣光亮而且透明，這種天氣，是只有初春時節纔有的。恩德生立了一會，想到森林裏去散散步，便向那「花邊」的緣上走去。

「在我的一生中春又來了一回了，」他說話時嘆息了一會，從眼鏡裏邊看看

頭上的天色恩德生很有些觸發傷感的詩懷。他走時，反背着兩手，把手杖掛在身上。

他走得沒幾步，便見一隊兵馬在園柵後邊的那路上行走。兵士們的褐色制服，在白色的雪地上，全無光彩，可是他們的劍和馬鞍，却都映射得雪亮。許多彎曲的馬脚，在雪上亂奔，很有些可怕。恩德生起先不懂他們是來幹什麼的。後來猛然想起他們的營生了。他知道他們幹的不是好事，——這不是理性告訴他，是本能告訴他的。有一樁可怕的出乎尋常的事情要來了。而且本能又告訴他，他必得藏過身子不給兵士們瞧見纔好。於是他轉向左邊，連忙跪下去，在將融的軟雪地上爬，爬到一個草堆旁，伏在後方；那草堆不高，他伸長頸子，便看得見兵士們所幹的事。

總共有十二個兵，其中一個是年輕的軍官，又矮又胖，著一件灰色外褂，腰部扣着很美觀的銀帶。臉龐脹得紅而且亮，和髭鬚上眉毛上又別緻又微白的亮光互相映照，恩德生遠遠望去也極耀眼。他發出時斷時續的破喉音，送到教師藏身的

所在，却聽得很清晰。

『我一切都知道，不要受人家教訓，』軍官嚷着，他兩隻手托在腰上，眼瞧着忙亂的兵士們中的一個。

『我要給你看看做叛徒的結局是怎樣的，該死的東西！』

恩德生的心別別的跳着。心想：『老天呀有這等事麽？』他的頭不由的冷起來，好像澆了一頭冷水。

從兵士當中發出又沉靜又嗚咽却又清晰的聲音：『軍官呀，你可沒有這樣的權力——只有法庭可以判罪——你又不是法官——這顯然是謀害罷了，不——』

軍官怒叱道：『休得胡說！我便可以給你一個法庭。伊凡諾夫，向前走罷！』

他在馬身上踢了一下，便騎着去了。恩德生不知不覺的瞧着那馬一步一步緩緩踱去，和跳舞一般。只見馬豎着耳朵，像是細聽聲音。於是兵士們喧嘩鼓噪了一

會，隨後分頭散去，只留下三個着黑衣的人；其中兩個生得高大，一個又矮小又怯弱。恩德生望過去看見他的頭髮，生得很稀疏，又看見他的耳朵，紅得和薔薇一般。

這是件什麼事，他現在完全明白了。可是這事情太來得突兀可怕了，他自己想，莫不是做夢嗎？

「這等光明美麗的天氣——雪呀，田野呀，樹林呀，天呀，萬物都受春氣的吹噓。可是人們却要被殺害，怎麼會有這等事呢？不會有的罷！」他這樣的胡思亂想。他彷彿發了瘋，覺得所見所聞所接觸的，都是異樣的事情，而且都是不應該見聞接觸的事情。

三個著黑衣的人在鐵欄旁並排立着，兩個立得近些，矮的一個立得開些。

其中有一個——看不出是那個——失望的叫道：「軍官！上帝在頭上呢！軍官！」

那時便有八個兵士趕忙下馬，他們的馬鐙和指揮刀閃爍得可怕。他們顯然有些慌張，像是做賊一般。

靜了幾分鐘，兵士排成一列，離黑衣人約莫有幾呎遠，都放平了槍。有一個兵士頭上帽子撞下了，便拾起來戴上，卻沒把帽上的雪拭去。

那軍官的坐馬還在那裏豎着耳朵跳舞；還有別的幾隻馬也豎着耳朵細聽四面的聲音。他們又長又智慧的頭側在一邊，一動不動的站着，向那黑衣人瞧着。

忽地有一種聲音穿破空氣：「至少饒了這孩子罷！為什麼要殺孩子，你這混蛋！這孩子做過什麼呀？」

「伊凡諾夫，照我說的做去，」那軍官大吼了一聲，別的聲音便不聞了。那時他的臉龐，脹得緋紅的，和紅布一般。

隨後便是一齣野蠻可怕的悲劇。那黑衣人當中，那個身材矮小，頭髮稀疎，耳朵緋紅的人發着尖銳的孩子聲音狂叫了一聲，便想搶到別一邊。有兩三個兵士立即把他捉住。那孩子還想掙扎時，便又有兩個兵士跑上來了。

孩子叫道：「阿，阿，阿，阿！放了我罷，放了我罷！」

他那種尖銳的聲音震蕩空氣，宛然像是一隻被宰的豬，還沒有死時的叫聲。他忽然沉靜了，大約是有人把他打了一下了，因爲他的沉靜，很有點突兀，確是禁壓着不能聲張的緣故。於是那孩子被拖到前面。接着便發出一聲響，幾乎把耳朵都震聾。恩德生向後一退，不由的全身顫抖。他看見兩個黑色的尸身同時倒地，火花閃了一閃，皎潔光亮的空氣中噴出一陣輕煙；他看是看得很清楚，但心裏却和做夢一般的模糊。他看見兵士們忽忽的上了馬，對那尸身瞧也不瞧一瞧。他看見他們沿着泥路馳去，槍柄擊撞着，馬蹄跌拍跌拍的響着。

他看完了覺得自己已站在路當中，他不知道自己怎樣從草堆後面過來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過來的。他嚇得面如土色，流了一臉濕汗，全身顫抖。他驚恐過度了，身體就着傷，一時頓失知覺。他彷彿生了一場大病，雖然更要惡心些，更要恐慌些。

起初雖然不見一個人影，但那些居民等兵士轉過那條向着森林的道路以後，

便都忽忽忙忙的跑到放槍的地方來。

屍身倒在鐵柵旁邊的路上，路上的雪又清潔又鬆脆又平坦，儘自在光明的空氣中發亮。總共三個屍身，兩個是成人，一個是小孩。那小孩伸着長而且軟的頸子躺在雪上。小孩身旁的一個男子向前倒在血池中，看不見臉龐。還有一個乃是偉丈夫，黑色的鬚，又大又壯的臂膀。他挺着偉大的軀幹，躺在地上，兩臂伸在濺滿血跡的雪上，佔着很大的面積。

三個槍斃的屍身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黑色的身子襯着白色的雪地。當他們躺在那條狹小的要路旁邊時，那種靜止不動的恐怖是沒一個說得出的。

那日晚上恩德生在校內小房間裏，不曾像平時一般的做詩。他立在窗口眼看那蔚藍有霧的天空中的灰色月亮，心裏儘着思想。他的思想煩悶，闇澹而且嚴重，彷彿天上的雲陣到他腦裏來了。

從模糊的月色中，他看見暗黑的鐵柵，樹木，和空洞的花園。他彷彿看見他們——

——三個槍斃的人，兩個成人，一個孩子。那時他們臥在路旁，空虛寂寞的田野裏，死白色的眼睛瞧着遠方寒冷的月亮，也和他活眼瞧着月亮一般。

他想：「這種時代總有一日要來的，到了那時殺人的事絕對不可能了。到了那時，殺那三個人的軍官和兵士都會明白現在幹的是什麽事了；而且更會明白：他們因爲有所求而殺人，但這所求的東西，對於他們——軍官和兵士——和對於被殺的人，一般的需要，而且可貴的。」

他含着淚，高聲莊嚴的說：「對的，那種時代是要來的。他們都是要覺悟的。」說時眼中便迸出一滴淚，平圓的月亮，倒給這一滴淚沾汚了。

他心裏對那瞪着眼看月亮的三個死人老大的不忍。一股憤氣快刀般的刺破他的胸腔，登時把他佔住了。

末後恩德生定了一定神，輕輕的說：「他們自己並沒知道幹的是什麽呢。」於是這一句老而又熟的話，把他的憤氣他的無名火登時平熄下來了。

二

日光明而且白，春色已是很深了。潮潤的泥土到處聞得出春氣。冰雪快融完了，底下清潔寒冷的水到處流着。好多里路周圍的鄉野，望過去全然一碧無際。

話雖如此，在村莊裏却沒有這樣清潔快活的春日。清潔和快活只有村莊外面人跡不到的地方——田裏，林裏，山裏——纔有。村莊裏面空氣却很煩悶，嚴重，恐怖，人住在那裏好像是做惡夢哩。

恩德生立在路旁一羣沉悶鄙俚不識不知的人衆當中，伸長頸子，看着七個農夫預備着受笞。

那七個農夫都站着正在融化的雪地上，恩德生幾乎不信那幾個人都是他向來知道而且熟識的。因為他們身上要生出可羞可怕永難洗刷的事情來了，他們差不多已和世界隔絕，所以恩德生心裏所感的他們都感不到，正像他們心裏所

感的他也不會感到一樣。他們周圍都是兵士，很傲岸壯麗的坐在高大的馬匹上，馬兒點着他們智慧的頭，又把斑斕獃蠢的臉孔，緩緩的轉來轉去。兵士們很倨傲的向他——恩德生——瞧了一下，他登時覺得恐慌，覺得羞愧；他不能做什麼，也不敢做什麼了。他自己覺得這樣，而且一種冷酷的羞恥心把他禁住了；他好像夾在兩片冰塊的當中，外面一切都看得出的，可是不能動，不能哭，也不能呻吟一聲。

他們把第一個農夫捉來。恩德生看見他那奇異，哀懇，失望的形容。他的嘴唇是在那裏動，可是聽不出說話的聲音。他的兩眼閃爍不定，眼睛裏放出一種微弱的光芒。和瘋子的眼睛一般。他心裏，這是顯而易見的，此刻已是不省人事了。

那張臉孔充滿着理性和瘋氣，看去很有些害怕；等到他們把他推倒伏在地上，看不見臉孔了，恩德生纔覺得爽快些。但是兇暴的眼睛雖然看不見，却又看見他那光赤的背，在地上發亮，——這又是一種殘忍，羞恥而且可怕的景象。

一個戴紅帽子紅臉孔高大身材的兵士跑上前去，向他的身子看了一會，像是

很高興，便很淸晰的嚷道：

『好，讓他去罷，上帝降福！』

兵士，天，馬，衆人，恩德生彷彿都沒有看見。他不覺得冷，不覺得害怕，也不覺得羞恥。鞭兒在空氣裏嘩啦嘩啦舞動的聲音，他沒有聽得；那農夫苦痛失望的狂叫，他也沒有聽得。他只看見那人背上的皮肉一塊一塊的腫起來，布滿白色和紫色的鞭痕。光赤的背脊漸漸的不像人樣了。鮮血濺開來；一塊一塊的在潔白的雪上流着。

恩德生心想那人在露天下赤着身子遭人家毒打，也許要立起向襠手旁觀的衆人責問的，他想到這裏，靈魂早已嚇得禁住了。於是他合了眼。等到他張開眼睛的時候，他看見四個著軍服戴紅帽子的兵士又把一個人擱在雪上了，這人便又赤着背，可羞可怕而且可惱——這又是一種悲慘背理的景象。

接着便是第三個，第四個，這樣的挨下去，一直到了末後。

恩德生伸長頸子立在潮濕的雪地上，全身發抖了，口也吃了，雖然他並沒說出一個字來。汗濕透了一身。他的遍體起了一種羞恥的感覺。他覺得他躲避他們，不至給他們捉去，放在地上任他們光身痛打，這種行徑委實是可羞。

兵士們聚了攏來；馬兒點點頭；鞭兒在空氣中嗶啦嗶啦的響；光赤羞恥的肉體打得靡爛；皮肉夾着血四處飛散，一條一條的縮得和蛇一般。在春日潔白的空氣中，村莊裏只聽得咒罵狂叫的聲音。

恩德生在市政廳的階沿上看見五個人的臉孔，這五個人從前都受過了恥辱的。他連忙把眼睛轉到別處。他想人見了這個，是一定活不成的。

三

他們共是十七個人，十五個是兵士，一個是副官，一個是無鬚的少年軍官。那軍官躺在火爐前面，很切心的看着火燄。那幾個兵士正在貨車上修理軍器。他們灰

色的身軀在又黑又濕的地上憧憧往來，不時絆着火爐裏伸出來的柴頭。

恩德生著了一件外褂，把手杖帶在背後，走到他們的前面去。那副官，一個有鬍鬚的大漢，從火爐前轉身跳了起來，向着他看。

「你是那個？你做什麼來的？」他厲聲盤問。從他的聲調聽起來，顯見得那些兵士們見了就地人民都有些懼怕，因為那地方給兵士們殺戮作踐得儘夠了。

副官說：「軍官，有個人在這裏，我却不認得他。」

軍官不聲不響的向恩德生瞧了一瞧。

恩德生很怯弱很勉強的說：「軍官，我名叫米恰爾生。我是就地的商人，現在到村裏去做買賣。我恐怕要給人家錯認，當作是別一個——你是知道的。」

「那麼你到這裏來滋擾做什麼呵？」軍官怒聲說了一句，便迴轉身子不睬他了。

有一個兵譏刺着說：「一個商人須把他搜一下才好，這商人是非搜不可，不要

任他夜裏去鬧亂子。」

副官說：「軍官，這人形跡可疑，你想把他拿下不更好嗎？」

軍官懶懶的答說：「不，我對付他們麻煩得夠了，這班可惡的東西！」

恩德生站着不說些什麼。他的眼睛在黑暗裏照見爐火，很奇怪的發亮。他短小精悍的身軀，在這夜裏立在兵士的當中，他的外褂，他的手杖，他的眼鏡，在爐火裏發亮，看去很有些怪相。

夜色已深了。空氣漸漸的變成寒冷，叢林的樹頂在黑暗中看去分外顯明。恩德生又走向軍營裏去了。但這時候他却把身子藏過，在樹林底下行走。他後面跟着一羣衆人，挽着樹枝靜悄悄的行動，和影光一般的全無聲息。在恩德生右旁，一個高大的人，手裏拿了手槍，一同走着。

在那小山上冷不提防的現出一個兵士的影子，這地方他們先前倒沒有留心。從將滅的爐火微光中，恩德生認得那兵士，就是主張搜檢他的人；恩德生心中毫

不驚惶。他的臉龐又冷又鎮靜，和睡着的一般。兵士們都在爐火周圍伸着身子睡覺；只有那副官不睡，他坐着把頭垂在膝蓋上。

恩德生右旁那高大的人舉起手槍，把機關扳了一下。接着便是一陣耀眼的火光，和一聲震耳的爆裂。恩德生看見那小山上的衛兵擎起兩手，然後坐下，把胸腔緊緊的抓住。各方面登時發出許多亮火星，劈劈拍拍響個不休。那副官跳起身來便翻入火中。許多灰色的兵士身軀亂竄，起先都揭着手，後來一個個的倒在地上掙扎着，看去竟像是一羣妖魔。那少年軍官向恩德生身旁經過，揮着兩手，像受嚇的小鳥一般。恩德生好像心裏想着什麼似的，突然舉起手杖來。他用盡氣力在軍官頭上打過去，打得沉重而且有力。軍官兜了個轉身觸在樹上，打着第二下時，便坐在地上，手抱着頭和孩子一般。那時有人跑過來放了一手槍，好像是恩德生自己放的。那軍官縮做一團，又把頭盡力的在地上伸直。他的腿抽搐了一會，便蜷曲着不聞聲息了。

槍聲停止了。那些白面孔黑衣服的人黑暗中在兵士們的尸身旁行動，把他們的火器和軍用品都取了去。

恩德生又冷靜又切心的看着。等一切都完了，他纔走過去，提起那副官燒焦了的腿，想把尸身從火中拖了出來，可是尸身太重了，他只好由他去。

四

恩德生兀然的坐在市政廳階沿上，心裏思想。他想，他——恩德生——用了眼鏡，手杖，外褂，詩集，怎麼會得說謊，怎麼會得哄騙十五個人呵！他想，這事情委實是可怕的，可是他心裏却沒什麼不忍，沒什麼羞恥，也沒什麼後悔。他要是能夠脫身無累，他，恩德生，拿了眼鏡詩集，立刻就要走了，再幹他所幹的事去了。他想把他自己考察一下，到底他心裏怎麼樣。但是他的思想太麻煩太嚴重了。不知爲什麼緣故，他一想到那三個睡在雪上的人，用他們毫無光芒的死眼，看那遠方圓整的月

亮，他很覺得痛苦，比想起在頭上擊了兩下的被殺軍官，更覺得痛苦。他自己的死死，他可沒有想到。他彷彿以為一切事情，他早已早已幹畢了。他身上的一件東西早已消失了，現在只賸得一個空洞的軀殼了，所以他只好不去想他。

他們把他的肩胛抓住，忽忽的經過那滿生着蔬菜的花園，在這時候他心裏簡直不能夠造成一種思想。

他被他們領到那鐵柵外面的路上，背靠着鐵條。他把眼鏡擺正了，兩手反背着，挺着文弱肥短的身子，站在那裏，他的頭略有些側在一邊。

臨了的時候他看見前面排着好多枝的來福槍。那槍口有的準對着他的腦袋，有的準對着胸腔，有的準對着肚皮，有的準對着臉孔，那臉上的兩唇，正在那裏顫抖呢。他又很清楚的看見有一個槍口，起初對着他的額角，後來忽地低下去了。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好像不是世間的，也不是地上的——經過恐怖生的心中。他挺一挺腰，把他的矮小身材儘力伸長，頭仰着後方，顯出很驕傲的樣

子。他的靈魂中裝滿着奇異而且曖昧的清潔，剛勇，自尊的觀念；一切東西——太陽呀，天呀，人呀，田野呀，死呀，——對於他彷彿都是纖細，模糊而且不相干的。

槍彈中着胸腔，左眼，肚腹；在他那件潔淨的扣好的褂子上，穿了許多的窟洞。他的眼鏡已打得粉碎了。他發了一聲尖銳的叫喊，轉身施了個圈子，面向着鐵柵倒在地上；右眼還很大的睜着；兩手張開在地上抓爬，像是要想掙扎起來的樣子。

那軍官——那時候已復了原了——跑上去，用手槍在他頸上狠心的擊了幾下，又放了兩響。恩德生便在地上伸直了身子。

兵士們忽忽的去了。但恩德生還是坦平的睡在地上。他左手的食指接續着顫動，約莫有十秒鐘之久。

作家傳略

庫普林(1870—1921)

庫普林(Alexander Ivanovitch Kuprin) 生於一八七〇年，一九〇三年發表其第一部小說集，當時就很著名。一九一〇年他的全集在俄京出版，共有六大册，後來增至十四大册。其中決鬪，生命之川泥沼馬盜等篇更為著名。革命發生後，他避居斯幹狄那維亞，抑鬱不得志而終。沙羅門的星是他的最近作。庫普林的前半期的作品，都是徹底自然主義的著作，但是後半期的著作，卻很帶些神秘的色彩了。

安得列夫(1871—1919)

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生於俄國奧列爾（Orel）。父親是個測繪家，早死。家貧困，進大學後常因爲沒錢挨餓。後改習繪畫，始略得錢餬口，繼又業律師，亦未成。後任報館編輯，所作小說爲高爾基所賞識，文名始大著。日俄戰後出短篇小說紅笑，世認爲非戰文學之第一名著。此外他的傑作有七個縊死犯，藍沙勒司等。藍沙勒司是象徵『死』的小說。戲劇人的一生“Anathema”亦極有名。

阿采巴希甫（1878—　）

阿采巴希甫（Michael Artzbashev）是俄國南部人。父爲陸軍士官。他在中學畢業後便想做一個美術家，未成。後在聖彼得堡當一官署書吏。十六歲時開始在報上投稿。小說最著名的是沙寧，工人綏惠略夫等。此外又有許多短篇小說及戲曲。革命黨是他的短篇小說集革命故事裏的一篇。阿采巴希甫一生經過許多磨難，所以他的著作裏所喊出的，全是被壓者的反抗的呼聲。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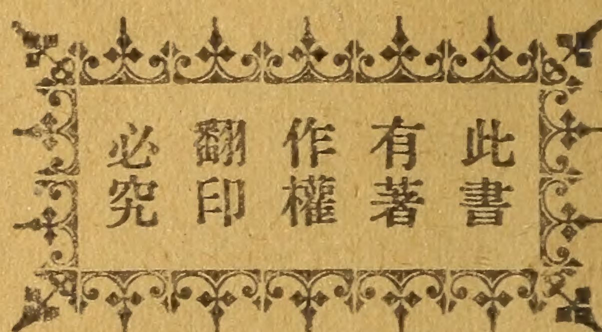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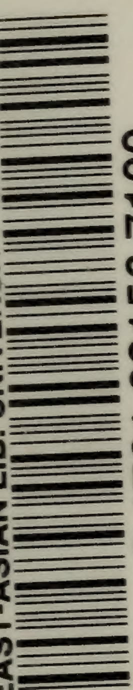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三七二三陸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56 7100